

# 藝術也是和平的使者

——記美中藝術家協會主席王鑫生

**我想呼喚世界和平，人類需要和平，大家需要寧靜的社會，需要更好的穩定的發展，我覺得這是世界人民的心聲，很希望把這種作品展示出來，呼喚人更多的良知，對和平的關愛。**



8月5日至16日，中法書畫名家作品聯展在北京舉行，作為此次海外華人藝術家的代表、美中藝術家協會主席、旅美畫家王鑫生帶來了自己的新作——《呼喚和平》，展現了中西方文化之間的跨越。王鑫生說：“藝術沒有國界，藝術也是和平的使者，希望作品能夠喚起人們更多的良知和對和平的關愛。”

1949年出生于西安一個油畫家的王鑫生，自小痴迷西洋油畫，作為職業畫家的父母為其日後的藝術道路做了長期的規劃。

“一個中國畫家不會畫國畫是行不通的。”王鑫生回憶說，5歲時自己便拜入國畫大師陳錦堂的門下，6年間，王鑫生被灌輸大量國畫的傳統口訣及理念，雖然一時難以領悟，卻讓其受益終生。直到真正理解其中奧義之時，王鑫生已過而立之年。

除此之外，他還接觸了俄國的批判主義油畫，王鑫生直言，“雖然年紀尚淺，但已對各流派繪畫在色彩的理解及繪畫的表現上有一個清晰的概念，可見幼時的教育是會影響終生的。”

1993年，已在國內小有名氣的王鑫生聽從身在美國的叔父的建議，

決定開拓職業畫家的國際視野，攜家小移民美國，尋求藝術上的新突破。

但是，初入美國社會的現實狀況給了王鑫生一個“下馬威”。“那時心中祇有向往，具體如何生存則毫無概念。”他回憶說，為了養家糊口，自己幹過裝修，為了融入美國的環境，作品在色彩與感情上也做了一些改變。

但在王鑫生的觀念裏，生存並不是藝術創作的根本動力，他認為，要想在異國他鄉的環境中出類拔萃，就必須展現出作品中藝術家的獨特個性。他說：“好的藝術家要有強烈的進取心，任何一位大師都是階段性的，不能總活在大師的陰影下，而應博出一番新天地。”

“在美國畫油畫的藝術家不缺一張黃色面孔，但要滲入中國元素，結合中國水墨畫的技法，獨特風格立刻就凸顯出來了。”王鑫生解釋，東方藝術是建立在精神構架上的，講究境界、神氣和氣韻，這些抽象的內質與西方藝術出入很大，一旦把西方寫實、現代派繪畫的表現風格、俄國繪畫的批判現實主義技巧與中國的寫意巧妙結合，將帶

來強大的視覺衝擊。

這種融合東西方繪畫精髓的作品展現了嶄新的繪畫語言，受到美國各界人士及收藏家的好評，慕名向王鑫生學畫者絡繹不絕。1995年，鑫生國際藝術學院在美國休斯頓正式成立，學生中既有華裔子弟也有其他族裔，但不論是誰，王鑫生都同等對待。其中，使用中文教學與重視東方藝術這兩項是王鑫生鐵打不動的教學原則。

忙教育的王鑫生並沒有忘記藝術追求。“如果想成為一名好的教師，就必須堅持在創作一線不動搖，才會有新鮮的營養給學生，傳授新的理念。”王鑫生表示，藝術家永遠都在“創造”中，“創是前所未有的，進是自我推進的。”

辦學教畫的19年中，王鑫生的弟子成績斐然，休斯頓政府授予其“榮譽市民”稱號，市長還宣布3月15日為“王鑫生日”。2008年，美國國會特別為王鑫生頒發了“國際藝術大師”證書，并于同年在國會山莊首次專為他升旗，表彰其作為世界著名的藝術大師和杰出的教育家所做出的貢獻。

談到本次參展的《呼喚和平》，

王鑫生說，《呼喚和平》的創作靈感主要来源于聯合國展出的維和照片，這些圖片展示了戰爭的殘酷特別是對婦女兒童的傷害，對王鑫生的心靈帶來了巨大的衝擊，使他萌生了通過創作呼喚和平的想法。他說：“我想呼喚世界和平，人類需要和平，大家需要寧靜的社會，需要更好的穩定的發展，我覺得這是世界人民的心聲，很希望把這種作品展示出來，呼喚人更多的良知，對和平的關愛。”

此外他還帶來了《祥鶴迎賓》黃

河之音》《永遠的愛人》《舉杯邀明月》等作品參展

據介紹，“中法建交50周年——中法書畫名家作品聯展”由文化部批准，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慶祝框架內開展的民間高端藝術文化交流活動，活動匯聚了何家英、王鑫生、姚治華、安妮·迪翁、讓·弗朗索瓦·法佛爾、丹尼斯·裏巴斯等30餘名一線書畫大師的40餘幅代表作參展。

（本報綜合中新社、中國經濟網、新華網等有關報道）

（上接第16版）

很多發展中國家，並不認為已經是發展中國家。如果我們講非洲還是發展中國家，他們就笑，認為不是發展中國家。可能我們中國人自己是不是也有人不太認同，不太認這麼一個定位，我們已經很發達了。我想我們還是要老老實實承認，我們還是個發展中國家。我們祇用了28年的時間就建立了新中國，當年同我們共產黨一塊建黨的，印度共產黨、南非共產黨等等，都沒有走出來，中國走出來了，這是奇蹟。同樣在新中國建立以後，我們也僅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，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，把貧窮、落後的中國，變成了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，一個欣欣向榮、蒸蒸日上的國家，十分了不起，值得中國驕傲。但是我們國家，要真正強大起來，老百姓過上精神和物質上都富裕的日子，我覺得日子還很長。過去革命勝利，祇是萬裏長徵走完的第一步，我就想，我

們這幾十年，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勝利六十多年了，萬裏長徵。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，要幾代人、十幾代人、幾十代人共同努力。所以我們務必必要清醒。企業家“走出去”，可以實事求是的講我們取得的成就，但也要講我們面臨的困難、挑戰和問題。一定不要過分渲染我們的成績，讓人家感到害怕，或者讓人家覺得你很富饒，我提什麼要求都可以滿足，或者國際上要求承擔超出我們所應該承擔的。今後如果你們把外國人領導或者外國的合作伙伴請到中國來，都讓他去西部看看，不要老去北上廣，到我們老家貴州，雲南、四川去看看。你們看看四川、雲南的山區裏頭，六級地震能造成多大的損失、傷亡？一個地震在日本、美國，幾乎沒有太大的影響。為什麼？因為你還處于發展中國家，你還沒有發展中的水平，有能力在山區裏頭能修建高水平、高質量的房子。

至于中國的經驗，所發生的問

題，不要跟外國人理直氣壯地去談，更不要讓人家學你，照搬。我們不照搬西方的東西，也不能讓別人照搬我們的。現在也有人講中國模式，我們自己講就是中國道路，這個鞋子祇能我們中國人自己穿。而且這一條道路還在繼續探索過程中，並沒有終結。還有你們走到歐美去，尤其是美國，美國的很多人，特別歡迎我們去投資興業。但是美國也有些人總害怕我們強大以後，跟他們搶位置。所以我們企業走出去，要用真誠的合作去消除人家的疑慮，要用你們親身經歷和熟知的中國的國情和省情、鄉情，甚至你的家情來生動地告訴他們，中國要真正發展起來、強大起來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幾年以前，我訪問美國的時候，也就針對一些問題談。我說中國人祇有洋墨，洋墨就是擺脫貧窮，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，很多地方還很落後，發展的任務還很重。比如我貴州老家，那就很窮，人均GDP（很

低），跟上海、北京比差好遠。

大家同美國人打交道的時候，更要注意不要輕言美國的衰落，美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總量，確確實實下降了。但是我以為一個不爭的結論是，長時期以來，美國人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。美國人他們自己有人說衰弱，這是他們自己的事，我想我們不要參加。一個國家的興衰，並不取決于別人的願望和判斷，歸根到底取決于這個國家自己。美國是這樣，其他國家是這樣，中國也是這樣。我們中國現在在發展方面，應該有差距，我們中國人自己要爭氣，要奮發努力。如果這個機會我們不好好抓住，就會失去這個機會。

第四，要關注和把握你所走出去的國家，世界、地區發展的變化。來決定取得正確“走出去”的戰略、政策，不可盲目地瞎走。我們的企業，特別是大企業，不僅要有一些人會搞公共外交，還應該有一些人注意跟踪研究形勢，做到心明眼亮。現

在世界上要和平、發展、合作，這個仍然是人心所向，大勢所趨。世界大戰不容易打起，我們“走出去”仍然存在着良好的機遇，戰略機遇大有可為。但也要看到，現在這個世界小戰不斷、衝突不止，天下并不太平，你看現在中東地區就很亂。還有中東歐，烏克蘭這些地方。亞太，是最有發展活力和潛力的。企業經營有自己的戰略，企業“走出去”要有國際戰略，注意跟踪不同國家、地區的動態，學會把握機會。一個國家所在的地區，是相聯系的，特別是大企業家“走出去”，跟企業智庫緊密聯系，這是一個趨勢。

（作者系前中國國務委員、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、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名譽院長。本文是作者在8月31日“首屆長江公共外交高峰論壇”上的演講，本報根據人民網文字實錄整理，標題為編者加）